

非詩辨妄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



非 詩 辨 妄

周 平 著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非詩辨妄及其他一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 長沙南正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 楊靜庵 徐壽齡)

本館據涉聞梓舊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周子曰。古之教人者。未嘗有訓詁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自聖人沒而異端起。先儒急於警天下之方悟者。故卽六經之詩。而訓詁之。雖其教與古異。而意則一也。自漢以來。六經之綱維具矣。學者世相傳守之。雖聖人起。未易廢也。而鄭子乃欲盡廢之。此予之所以不得已而有言也。故撮其害理之甚者。見於予書。而其爲詩之義。則有先儒之傳在。嗚呼。聚訟之學。古人惡之。安知不有以是規余者哉。然余之所不暇恤也。於是總而次之。凡四十二事。爲一卷。

非詩辨妄

宋 周 孚 信道著

鄭子曰：漢之言詩者，三家耳。毛公、趙人，最後出，不爲當時所取信，乃詭誕其說，稱其書傳之子夏。蓋本論語所謂「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非曰：斯言也，仲尼亦嘗以稱子貢矣。然先儒不以詩爲子貢敍者，蓋賜不傳詩也。彼商其自傳詩耳，不係乎仲尼之稱也。

鄭子曰：設若有子夏所傳之序，因何齊魯間先出？學者卻不傳，返出於趙也。序既晚出於趙，於何處而傳此學？

非曰：仲尼沒，子夏設教於西河之上，西河，魏境也。趙，魏鄰也。餘波能及，自魏而趙，理或有之。若以毛公非魯人而疑之，則韓嬰，韓人也，豈躬受教於洙泗者乎？若之何右韓而左毛也？

鄭子曰：鄭康成生東漢之末，又爲詩箋，本毛氏，以毛公先爲北海相，康成，北海人，故傳所書。

非曰：康成自箋詩耳，何預北海相事耶？

鄭子曰：據六亡詩，明言有其義而亡其辭，何得是秦火前人語？袞袞者華，古之仕者世祿，則知非三代之語。

非曰。鄭子之所疑者。似矣。而說非也。吾以爲不若蘇子之言。曰。是詩也。言是事也。昔孔氏之遺說也。其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夫學經而不辨乎真僞。是徒學也。鄭子疑毛氏之所序。衛宏之所集錄。而併廢子夏之序。是猶怒於室而色於市也。其可乎。

鄭子曰。釋詩者。於一篇之義。不得無總敍。故樵詩傳亦皆有敍焉。

非曰。仲尼之作春秋也。始於其祖之所迨聞。蓋以千歲之後。言千歲之前。雖仲尼猶以爲難。而鄭子乃能之。則是其智過于仲尼也。就使能之。亦不過隨文附會之學。吾不欲觀之久矣。

鄭子曰。易有象象。皆出仲尼之後。往往戰國時人作。象自一家。象自一家耳。故左氏書無象象之文。

非曰。孔子之述象象也。蓋自爲一篇。題其首曰象曰象也。其初無象曰象曰之文。而後之學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象曰象曰別之。然孔子所謂象者。蓋卦辭。如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其所謂象者。有小大。其大象指八卦。震爲雷。巽爲風。之類是也。其小象指一爻。如潛龍勿用之類是也。初不謂已所述者爲象象也。而近世學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爲象象。不可不辨也。蘇子之說云爾。然則謂孔子贊易之言爲象象者。漢魏以來學者之過也。鄭子不歸其失於學者。而致於聖人。是敬路人而悖父兄也。知理者固如是乎。

鄭子曰。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非曰。斯言也。非六經之福也。鄭子之爲此言。忍乎。

鄭子曰。惜乎。三家之詩。不並傳於世矣。齊魯二家斷亡矣。不知韓氏世有傳者乎。

非曰。蘇子於十月之交。以爲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於縣自土沮漆。以爲齊詩。土作杜。則齊韓之詩。蘇子聞見之矣。然卒不敢廢詩序者。慎之至也。鄭子未見齊韓。而遽棄毛氏。不幾於邯鄲之學步者乎。宜其誕以惑人也。

鄭子曰。漢人尙三家而不取毛氏者。往往非不取其義也。但以妄誕之故。故爲時人所鄙。

非曰。取其義而棄其書。先儒之於人。恐不如是之澆薄也。

鄭子曰。關雎言后妃。便無義。三代之後。天子之耦曰皇后。太子之耦曰妃。奈何合後世二人之號。而以爲古一人也。

非曰。后妃云者。猶古語所謂君王云爾。不必以君爲諸侯。王爲天子也。

鄭子曰。以茱萸爲婦人樂有子者。據茱萸詩中。全無樂有子意。彼之言此者何哉。蓋書生之說。例是求義以爲所。此語不徒然也。故以爲樂有子爾。且茱萸之作。興采之也。如後人之采菱。則爲采菱之詩。采藕則爲采藕詩。以述一時所采之興爾。何它義哉。

非曰。茱萸。車前也。釋爾雅者。言其子主婦人之難產者。婦人以樂有子。故欲預蓄此以禦疾爾。且茱萸非常用之物。人何事而采之。奈何以爲述一時之興哉。大抵鄭子之學。其於物理所以異於毛鄭者。以其信本草而非爾雅也。吾之於書。則求其是而已矣。豈以異於先儒爲功乎。

鄭子曰。衛本紂都。周得天下。以爲衛國。而黎乃商之侯國。今潞州黎城是。周時且無黎也。何得於此有衛之黎侯。

非曰。按左氏傳。晉數赤狄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安得周無黎侯。

鄭子曰。大東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鄭以爲一星爾。夫太白不見西方。何得爲一星。以此見其不識天文。

非曰。蘇子以爲譚人之疲辭也。其意若曰。東則太白。西則太白。以喻王百役之皆取於譚也。而鄭子乃於中求正義。宜乎其惑也。

鄭子曰。夫學詩者。正欲識鳥獸草木之名耳。

非曰。吾嘗聞仲尼之言詩矣。其義恐不止於是也。

鄭子曰。有鶴在林。鶴非食魚鳥。隰有荷華。荷華木芙蓉也。

非曰。吾嘗詢於野人。鶴食魚。荷華今之旱蓮也。江南所在有之。爾雅下溼曰隰。

鄭子曰。按獨斷下篇。宗廟所歌詩。名於維清曰。秦氏樂象者之所歌。則如今叙中所言奏象武者。奏實秦字。衛宏錯認之爾。

非曰。是說也。吾所不喻。設曰。維清。秦象武也。何義乎。

鄭子曰。凡制文字。必依形依象而立。風雅頌皆聲。無形與象。故無其文。皆取他文而借用。如風本風雨之

風雅本鳥鵲之鳴。頌本頌容之容。奈何敍詩者。於借字之中求義也。

非曰風雅頌之名。其來久矣。非仲尼之所自立也。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止借字而無義。則胡不以風爲雅。雅爲頌乎。惟其不可不分。則風雅頌之名。必有義焉。其義謂何。曰。言一國之事。謂之風。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

五

鄭子曰。亂先王之典籍。而紛惑其說。使後學至今不知大道之本。自漢儒始。

非曰。此古人目睫之喻也。

鄭子曰。周有四伯。周公治洛。實伯江漢之東國。召伯治岐。實伯江漢之西國。韓爲北伯。主北以西國。齊爲東伯。主東以北國。

非曰。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周之所以統諸侯者。止聞有二公爾。不聞其有四伯也。

鄭子曰。螽斯者。取二字以命篇爾。實無義也。言螽斯斯者。謂螽之此羽耳。何得謂螽斯爲一物名。

非曰。詩有以斯爲辭者。如苑彼柳斯。弁彼鸞斯。是也。而以訓螽斯。則不可。蓋螽斯。或謂之斯螽。豳詩曰。五月斯螽動股。

鄭子曰。何彼褻矣。言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不知王姬不嫁諸侯嫁何人。

非曰。鄭忽之辭婚也。曰。齊大。非我耦也。古者。婚姻之禮。必國偶而後敢娶。天子非諸侯之所可偶也。故

曰下嫁。

鄭子曰。幸哉。凱風詩也。其詩若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定爲莊姜之詩無疑也。

非曰。使不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亦不可以爲莊姜詩。蓋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非州吁之所爲詩也。

鄭子曰。簡兮實美君子能射御歌舞。何得爲刺詩。

非曰。信如鄭子之說。則吾將奪之曰。簡兮。思賢也。蓋不用傳註。以私意而度詩。則何所不可。

鄭子曰。牆有茨。言淫亂。故以爲公子頑也。

非曰。衛詩之言淫亂者多矣。何獨以此爲公子頑。

鄭子曰。河廣。衛風。而言誰謂宋遠。跋予望之。故以爲宋襄公之出母作也。

非曰。不謂宋人寓於衛而思宋之詩。而獨以爲襄公之母。蓋古之傳詩者。此說爾。而毛公承之耳。讀書

而不考其義。雖多亦奚以爲。

鄭子曰。言王黍離者。亦猶言衛淇澳。豳七月也。王城。卽東周也。豳國七篇。關中人風土之歌也。王國十篇。

洛人風土之歌也。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乎。以爲黍離爲降國風。何理哉。

非曰。衛。陳。齊。鄭。國名也。故可以冠詩。王豈國名哉。周謂東都爲洛邑。果如鄭子之說。則曰洛黍離。不宜

曰王黍離。夫王至尊之稱也。以至尊之稱。而下難於諸國之間。非降而何。若曰。豈其諸國皆有風土。而洛獨無之。則宋也。魯也。蔡也。皆諸侯之豪傑也。而詩不著其風。鄭子於此。亦將強通之耶。

鄭子曰。諸風皆有指言當代之某君者。唯魏檜二風無一篇指言某君者。以此二國。史記世家。年表。書傳。不見有所說。故二風無指言也。若敍是春秋前人作。豈得無所一言。

非曰。檜爲鄭桓公所滅。其事在春秋前。自季子聽樂。而檜已無譏矣。況於子夏之時。相去數百年之久。其理雖可推。而其世不可知。其理可推。則序其所以作詩之故。其世不可知。則不指名其人。慎之至也。楊雄氏有言曰。書之不備過半矣。雖孔子亦未如之何矣。此檜詩序之說也。何必漢儒然後不知其世哉。魏卽晉也。當從蘇子說。

鄭子曰。宛邱東門之粉刺幽公。衡門謂刺僖公。幽僖之迹。無所據見。作敍者但本諡法而言之。

非曰。安知立諡者。不本其行事而後諡之耶。且十二公之間。獨以是二君。則其說必有所授之矣。

鄭子曰。靈公淫夏姬。此其顯顯者。故以爲言。此據迹而言。

非曰。諡法。亂而不損曰靈。靈公之行。應諡矣。使其迹不著。則鄭子又將以幽僖之說難之矣。靈公之行。應諡。則幽僖之諡。安知其不本迹也。幽僖之與行合。則詩序不爲妄言也。

鄭子曰。彼以候人爲刺共公。共公之前。則昭公也。故以蜚蜚爲刺昭公。昭公之寔無其迹。但不幸代次迫於共公。故爲衛宏所實。

非曰。向日作序者。有可經據。則指言其人。無可經據。則言其意。從鄭子之說。則凡指言其人者。必其有可迹據也。今無經據。而又指言其人矣。鄭子患其不通也。故又爲是世次之說。是其意必欲盡廢詩敍。

而不顧其自相抵牾也。夫兩學之相攻，猶訟也。理直者，一言而是。理曲者，委曲蓋庇，而迹愈彰。鄭子之說，訟而理曲者也。

鄭子曰：詩人之言，燕饗無別。其言燕猶飲也。說者當有分別，而作敍者不識燕饗異儀，但徇詩爾。

非曰：此以禮訓詩也。向曰：鄭所以不如毛者，以其書生家太泥於三禮刑名度數。今鄭子復以禮訓詩，則康成得無辭乎？說詩言燕饗無別，而鄭子則分之。是於詩之外求義也。訓詩而不本詩，吾未見其能詩也。

鄭子曰：六亡詩，不曰六亡詩，而曰六笙詩。蓋歌主人必有辭，笙主竹，故不必辭也。但有其譜耳。

非曰：太史公曰：古者詩三千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皆弦歌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今之詩皆可弦可歌也。絲竹之音，不宜有異，豈笙皆無辭，而弦詩皆有辭乎？然則如之何？當曰六亡詩，不當曰六笙詩。

鄭子曰：作敍者以陟岵之人，倣南陔，故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非曰：使鄭子之言然，則華黍胡不倣楚茨，崇邱胡不倣節南山，白華與小雅之白華同，而獨以南陔倣陟岵也。是說也，吾欲問之。

鄭子曰：召〔明〕詩首章言〔明〕天疾威，卒章言有如召公，是取始卒章之一字合爲題，更無他義。敍者曰：是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蕩是蕩蕩上帝者，謂天之蕩蕩然無涯也。故取蕩名篇，彼亦不知所出。

則曰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乖脫有如此者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節南山言家父作家父乃桓王時人當隱桓之時家父使魯自幽及桓蓋七十年何得家父復仕幽朝

非曰此歐陽子之棄說也何足以曉學者且魯有兩單伯安知周無兩家父乎

鄭子曰正月亦刺桓王詩故引古以喻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且平王東遷於王城故以鎬京爲宗周

非曰威則滅爾非寔滅也且其首章曰周之正夏之四月也桓王之事迹見於春秋四月而霜異之大者而春秋不紀之何耶以鎬京爲宗周蓋當時諸侯朝覲之辭爾非自平王而始也

鄭子曰繼桓王者莊王也按長歷莊王二年十月辛卯日食又春秋魯桓公十七年書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莊王二年歲在丙戌卽桓之十七年也此甚明白亦足以見平王之後其詩皆列雅亦足以見作敍者之謬

非曰春秋所書止曰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耳其不書日左氏以謂官失之也則十月之食自仲尼邱明已不知其日矣鄭子以長歷之故而信爲辛卯則是以杜預爲過於仲尼也其可乎且此詩所載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其異衆矣春秋略不一紀而獨書此日食何哉

鄭子曰十月之交言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向東都畿內地也凡卿士采邑必於天子畿內則知此詩不爲

西周詩矣。

非曰。今之輿地書。謂向屬同州。同州。漢之左馮翊。亦西周之畿內地也。鄭子之不從彼者。欲以成其爲莊王詩也。且桓之八年。以東都之向賜鄭。後十六年而莊王卽位。鄭子謂莊王二年有皇父城向之事。則向屬於鄭十有七年矣。非皇父之所得都也。其所傳如此。殆難以廢先儒之說也。

鄭子曰。凡詩皆取篇中之字以命題。雨無正。取篇之中義。故作叙者曰。雨無正。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此何等語哉。

非曰。此蘇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何人斯言。維暴之云者。謂暴虐之人也。且二周畿內皆無暴邑。周何嘗有暴公。

非曰。蘇公。暴公。蓋外諸侯入而爲王卿士者。如虢。鄭武公之流。非畿內諸侯也。何以知之。曰。蘇。今之懷州。暴。自春秋以來屬鄭矣。

鄭子曰。或曰。柔桑。芮伯所作。而子不信。何也。曰。如蕩召〔明〕見於詩。明明如此。尙不可信。況此詩誰以爲然。

非曰。左氏傳載秦繆公之言曰。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鄭子曰。劉歆三統歷。妄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致誤衛宏言文王受命作周也。

非曰。文王受命作周云者。猶曰。天命文王以興周云爾。非以受命爲稱王也。舜之受天命。孟軻氏言之。

詳矣。亦猶是也。謂其受命九年者。劉歆誤讀詩序故爾。非衛宏之過也。

鄭子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言道中之葦。無踐之而後能成。以興兄弟不遠棄而後能親。

非曰葦之爲物微矣。以況兄弟。何義乎。且以爲比耶。興耶。以爲比。則不類。以爲興。則鄭子又以爲比也。爲詩而不知比興。適足以自惑也。

鄭子曰。毛鄭輩亦識理。

非曰。向曰。村里陋儒。今日識理。理非村里陋儒所能識也。

鄭子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興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興感雎鳩在河之洲。雎在河中洲上。不可得也。以喻淑女。不可致之義。何必以雎鳩而說淑女也。毛謂以喻后妃悅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何理。

非曰。使止以雎鳩爲興。則曰。關彼雎鳩。足矣。何必曰。關關雎鳩。有取於和而摯也。且其言曰。設若興見鶩鶴。則言鶩鶴。興見鶩鳬。則言鶩鳬。蓋其所學止於此爾。若如是。則吾何誅焉。

鄭子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此婦人急於成婦功之詩也。鄭以謂喻女在母家。形體浸浸日長大也。此何等語。

非曰。此歐陽子之說也。申言之何益。

鄭子曰。孔子教人學詩者。欲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

非曰。向者吾既言之矣。

鄭子曰。鳥獸草木之名。惟陶隱居識其真。如爾雅。錯失尤多。

非曰。鄭子以苹蘩蒹蒿。卽爾雅所謂苹蘩蕭也。鄭子以荷華爲芙蓉。可以爲木芙蓉。不可取其義而棄其書。鄭子誠忍人哉。

鄭子曰。周頌之敍。多非依倣篇中之義爲言。乃知所傳爲真。

非曰。周頌以其不依倣篇中之義。故鄭子以爲所傳者真。且六亡詩已失。秦漢儒何所依倣而能序是也。無所依倣而有序。則諸序不出於漢儒明矣。此吾就鄭子所言而言者也。

鄭子曰。泮宮卽廟也。若是學。則獻囚獻馘於此何爲哉。

非曰。鄭子以泮宮爲廟者。不過本詩所謂昭假烈祖。靡有不孝之辭也。此魯人頌僖公之語爾。猶書曰。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也。且其詩曰。在泮飲酒。然則廟中而飲酒可乎。

鄭子曰。商家顯君。惟湯中宗高宗爾。故商頌以爲祀此三君焉。

非曰。孟軻氏言商之賢聖之君六七作。不可言唯此三君。

義講筵經詩毛齋絜

撰 燮 袁

本館據聚珍版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御製題絜齋毛詩經筵講義

講義要當重切磋。絜齋不事頌辭阿。解經依注無爲異。取古誠今有足多。雅頌諸篇惜已失。風南數首出重羅。黍離故國三致意。其奈屏王弗聽何。

乾隆乙未仲夏。

四庫提要

絮齋毛詩經筵講義。宋袁燮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絮齋其自號也。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歷官實文閣直學士。諡正獻。事蹟詳具宋史本傳。燮素尙名節。學有體用。嘉猷讜論。無不卓然可紀。所著文集。已經散佚。今從永樂大典中。哀輯爲二十四卷。別著錄集部中。此書乃其爲崇政殿說書時撰進之本。宋史藝文志。馬端臨通攷。朱彝尊經義攷。皆不列其目。惟永樂大典各韻經文之下。頗載其文。蓋其失傳亦已久矣。宋代諸臣所作講章。如鄭朴敷文書說。朱震范冲左氏講義。戴溪春秋講義。類多編輯單行。燮此書亦同其例。其中議論切實。和平通達。頗得風人本旨。且宋自南渡以後。國勢孱弱。君若臣皆懦怯偷安。無肯志存遠略。而燮獨以振興恢復之事望其君。經幄敷陳。再三致意。如論式微篇。則極稱太王勾踐轉弱爲彊。而貶黎侯無奮發之心。論揚之水篇。則謂平王柔弱爲可憐。論黍離篇。則直以汴京宗廟宮闕爲言。皆深有合于納約自牖之義。昔人譏胡安國春秋傳。意主復讎。割經義以從己說。而燮則因經旨所有而推闡之。其發揮尤爲平正。雖當時寧宗闇弱。不能因此感悟。而其拳拳忠藎之意。亦良足尙也。謹以次編訂。釐爲四卷。惟雅頌諸篇講義。永樂大典原本失載。今無可攷補。亦姑仍其缺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目錄

卷一

詩序一

詩序二

卷耳

樛木

蟋斯

桃夭

兔置

芣苢

漢廣

汝墳

采芣

甘棠

卷二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江有汜

何彼襍矣

騶虞

柏舟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卷三

雄雉

谷風

式微

旄丘

泉水

北門

北風

干旄

考槃

芄蘭

木瓜

黍離

揚之水

卷四

羔裘

女曰雞鳴

山有扶蘇

風雨

子衿

雞鳴

還

甫田

猗嗟

陟岵

伐檀

碩鼠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一

宋 袁 燮 撰

詩序一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于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臣觀先王盛時。禮樂教化。薰蒸陶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發而爲詩。莫非性情之正。流風遺俗。久而不泯。雖更乎衰世。而氣脈猶存。此變風之作。所以皆止于禮義。而歸諸先王之澤也。詩三百篇。不爲不多矣。而孔子蔽之以一言曰。思無邪。蓋取其直己而發。粹然一出于正。風雅雖變。而思之無邪。則一而已矣。夫寂然不動之謂性。有感而發之謂情。性無不善。則情亦無不善。厥名雖殊。其本則一。故孟子道性善。而又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禮運一篇。孔子之遺言也。謂喜、怒、哀、樂、愛、惡、欲。是七情者。弗學而能。人之良能也。豈有不善者哉。大序之作。所以發揮詩人之蘊奧。旣曰。吟咏情性。又曰。發乎情。民之性也。合二者而一之。毫髮無差。豈非至粹至精。同此一源。不容以異觀耶。大序所謂禮義。卽孔子所謂無邪也。詩人作之以風其上。太師采之以獻諸朝。以警君心。以觀民風。以察世變。一言一句。皆有補于治道。人君篤信力行。則可以立天下風化之本。公卿大夫精思熟講。則可以感人君心術之微。詩之功用如此。自王者之迹熄。而微言與義。于是遂絕。雖然。詩則亡矣。此情此

性古今無間。有能求其端倪。得其精粹。挈斯世于禮義之域。而不失其情性之正。則吾之澤。卽先王之澤也。孔子刪詩。繫幽于變風之末。王通贊之曰。言變之可正也。夫變可復正。則絕可復續矣。孰謂微言奧義。終于泯滅哉。

詩序二

臣觀大序之作。旣以風賦比興雅頌爲六義。又以國風雅頌爲四始。義云者。至理之所在。始云者。羣言之首也。及觀史記孔子世家。則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與大序所言。若不相合。意者。國風雅頌。爲三百五篇之綱領。而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爲國風雅頌之綱領歟。皆羣言之首也。故謂之始。風以一國言。雅以天下言。今言雅。而曰形四方之風。以其造端于上。形見于下。其大指則同也。政有興有廢。故雅有正有變。雅言王政之廢興。則風言侯國之得失。可推而知也。頌告于神明。指商周言之。德言盛。功言成。歸然獨隆。王者之高致也。嗚呼。國風雅頌。誠萬世人主之學。所以緝熙于光明。豈可不服膺古訓。日進此道。而深造夫古人之堂奧哉。知一國之風俗。其本在一身。則吾所以檢其身者。當如何。表曲則影鼓。源濁則流汚。吾有所未至。則一國之俗。皆將淪胥于惡矣。可不自警乎。等而上之。所關愈大。王政有廢興。乃四海九州治亂安危之所從出也。其又可忽乎。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如朽索之馭。如春冰之履。庶乎其可矣。若夫盛德成功。古人廣大之規模也。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彼之功德如是。吾豈可因循苟且。僅爲中常之主歟。此所謂龜鑑也。有德斯有功。以大學觀之。心正意誠。德也。治國平天下。功

也。本末一貫，非有二致。而後世止以戡難爲功，德不足者，亦能底一時之績。于是乎判爲兩途，失其指矣。大序合而言之，其知道之言乎？嗚呼！王道之盛也，雅在王朝，而侯國不得有頌及其衰也。平王降爲國風，而魯人頌僖公之美，世變之推移如此，甚可畏也。人主觀此，盍亦知所警矣。

卷耳篇

臣聞志者心之所期也。所期者如此，故所就亦如此。登高山者，期至于頂，斯至之矣。涉巨川者，期達于岸，斯達之矣。所期者大，則其規模亦大。所期者遠，則其謀慮亦遠。夫惟遠且大也，故謂之志。古之人君，恥以中常自處，而必欲成大有爲之事業。斯可謂人君之志也。古之后妃，不以小善自足，而必欲輔人君之所欲爲。斯可謂后妃之志矣。夫惟天作之合，同心協濟，所以德業巍巍，至于今仰之。卷耳者，可以爲酒之物也。頃筐者，易盈之器也。易盈而不盈，其心固有在矣。臣下行役于外，而后妃軫念于內，故因卷耳之采，而思酒釀之成，足充吾君勞賜之用。此是詩之所以作也。人之遠役，必思其家，故謂之懷人。是人也，固嘗實諸周行矣。今其奉命而行，踰越險阻，而馬至于虺隤，言其病也。玄馬色變而黃，亦病也。馬病如此，人勞可知。酌以金罍，觥觥少解其懷傷之心。此所謂體羣臣者也。曰瘖曰痛，僕與馬俱病矣。蓋至于是，其勞益甚。復云何哉？惟有長吁而已。寫其勤勞嗟歎之狀，以著其思念賢者之心。何其所志之遠且大哉！夫臣下之勞，人君之所當念。后妃何預焉？今亦切切如是，無乃思出其位乎？曰：此則古之后妃所以過人也。凡人之情，朝夕思念，不出乎蓐爾形體之微，苟利于己，經之營之，無所不至。豈復爲當世計乎？今也身居乎此，而

念及于彼。慘怛嗟歎。惟恐無以慰賢者之心。夫賢士大夫。吾君所資以共治也。得賢則安。不得賢則危。利害相關如此。是乃后妃之所當念也。豈可謂出其位之思乎。唐長孫后每對太宗稱魏徵之直。以社稷臣名之。保護其賢。成太宗納諫之美。嗚呼。其有古后妃之遺風哉。

樛木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有己。有己之心。勝則待物之意薄。設藩籬。分畛域。截然判而爲二。朝思夕慮。求足其欲。而自一身之外。莫之或恤矣。何其不仁哉。昔者孔子論爲仁之道。本于克己。蓋惟能克去己私。則物我渾融。他人之利害休戚。猶己之利害休戚也。是謂之仁。仁者。人心也。人之本心。豈有此疆爾界之別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公至平。本無間隔。后妃之能逮下。存此心而已矣。嘗觀世之好嫉妒者。惟小人與女子爲甚。新或間舊。則愛有所分。非己之利。則不得不多方以隔絕之。陰私險詖。其質相若。故嫉妒之心。亦不謀而同爾。古之后妃。豈其然哉。深宮之女。雖不欲進御于君。以己之心。忖度他人。同此心也。樛木之喻。何其心之謙虛。量之廣大。而已私之不立乎。木曲而下垂者曰樛。惟其下垂也。故葛藟得附託之。猶衆妾之託于后妃也。以此明逮下之義。豈不昭然哉。上恤其下。下親其上。閨門之間。雍雍如也。愉愉如也。則君子之心。安得不樂。君子之樂。君子之福也。自古享天之備福者。其惟君子乎。推所由來。亦由修身齊家。克正其本而已。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表儀不正。人心不服。骨肉至親。若仇敵然。終日戚戚。不得須臾寧。何福之有。后妃之不妒忌。固盛德也。然刑于寡妻。其本固有在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蠡斯篇

臣聞子孫衆多人君莫大之福也。則百斯男子孫千億。皆見于詩人之詠歌。則蕃衍之慶。豈非人情之所甚欲哉。然后妃有妒忌之心。則衆妾絕貫魚之望。亦難以覲其昌熾矣。夫公足以勝私。而不爲私蔽。心足以御形。而不爲形役。惟恐吾君嗣續之不繁。而不暇爲一身之計。此古之后妃所以卓然過人。而蠡斯之詩所以作也。夫蠡果何物耶。羣飛害稼。春秋書之。以爲災異。蓋蝗類也。而詩人何取焉。曰。詩之託興。惟見其生育之蕃。有似乎子孫之衆爾。亦猶鴝鵒雖非嘉祥。而徹桑土于未雨。得思患豫防之道。于是取之也。雖然。以蠡斯興子孫。則可。謂蠡斯無妒忌心。則安得而知之。今此詩言宜爾子孫者。至于三。是則后妃之心。果能如是物之不妒。故其效驗如此也。蓋思而得之。凡物之以類相從。皆其心之和同無間。而羣飛蔽天。則其尤者焉。和同如此。則不妒在其中矣。然物以類從。何可勝計。奚獨有取諸此。曰。古之記者。謂蠡斯一生九十九子。其繁滋也。甚矣。他物雖以類從。而生育未必若蠡斯。同類既衆。而生育又不勝其多。則安得而不取之乎。嗚呼。人物之辨。古人甚嚴。昏而不明。所以爲物。人心至靈。所以貴于羣物也。然烏之反哺。獼之祭先。蟻之有君臣。皆有似乎人道。亦有放其良心。而物之不若者。君子蓋深悲之。大學述縣蠻黃鳥。止于丘隅之詩。而繫以孔子之言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由是觀之。貴而爲人。猶或妒忌者。可以人而不如蠡斯乎。然則此詩之作。有助于風教多矣。

桃夭篇

臣聞詩人稱人情之相安者。未嘗不以宜言之。假樂之詩曰。宜民宜人。取其人民之相安也。魯頌曰。宜大夫庶士。取士大夫之相安也。夫人情至于相安。則有和順而無乖戾。有歡娛而無怨讟。豈不甚可貴哉。今此詩曰。宜其室家。宜其家室。則夫婦之間。雖離其和。交相親愛者至矣。又曰。宜其家人。則非獨夫婦也。閨門之內。長幼尊卑。無不穆然有當于心矣。婦人謂嫁曰歸。桃之夭夭。灼灼其華。謂仲春之月。婚姻之時也。女之始嫁。情意未洽。而宜家之效。固已立應。況于寢久乎。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以明物物之可嘉也。以桃之可嘉。媲德之可貴。周旋俯仰。無所不宜。此豈法嚴令具。強之使然哉。風化之行。固有本之者矣。后妃無妒忌之行。閨門有肅雍之美。是非其本歟。惠及其下。衆妾序進。則內無怨女。化行于外。婚姻以時。則國無瘵民。此和氣洋溢。極治之時也。詩人安得不于一篇之中。致其意歟。雖然。婚姻及時。後人知是者。亦不少矣。而人情未免乖戾。罕以輯睦聞者。又何歟。曰。此所以有貴于風化也。先王之時。家道既正。教化流行。習俗淳美。涵濡于禮義之澤久矣。之子于歸。資性婉淑。足宜其家。風化使然也。非有先王修身正家之本。而獨以男女及時爲貴。此乃不澄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又豈能銷乖戾之習。而長輯睦之風哉。此詩三章。曾無一語及于后妃。而序詩者推而言之。蓋天下之事。有可以法禁整齊者。而風俗之美。非法禁之所能致。要必基本所在。能用其力。故其感召如此。歸諸后妃。鉤深之論也。嗚呼。后妃之賢否。風俗之美惡。繫焉。吾身之修不修。后妃之賢否。繫焉。君天下者。其可忽哉。

臣聞賢人衆多。繫乎人君之一身。人君者。化育之所自出也。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無以陶冶斯世。皆入于禮義之域。則歸其責于君。而人君亦不敢辭其責。故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古之聖君。知其然也。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惟人紀是修。惟民極是建。凡所以善其心者。無一日敢忘。要其效驗。必至于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始無愧于代天司牧之職。其或未然。亦惟反身修德而已矣。免置者。設以掩免。賤者之役也。丁丁者。殛伐之聲也。其役雖賤。其人甚武。赳赳焉有公侯干城之才。亦可謂難能矣。又進于是。其可以密邇公侯。故謂之好仇。猶言善匹也。以密邇爲未足。而有腹心之喻。卽一身言之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非不切也。而又有切于此者。今日可爲腹心。則智慮之深長。操守之堅正。可仗以立國矣。嗚呼。貴而賢。賤而不肖。天下之常理也。賢者役人。不肖者役于人。亦天下之常勢也。免置之人。執此賤役。教養之所不預。賓興之所不及。宜其才質開劣。不足與進于善也。而詩人所稱。乃眞賢實能之任。曾謂是瑣瑣者。足以當之乎。臣聞之。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興。引小人而納于君子之途。人心無常。惟上是聽。風行草偃。不約而從。后妃無妒忌之行。其本正矣。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此詩三章。皆以肅肅爲稱。故謂之好德。夫旣惟德是好。則舉以當眞賢實能之任。孰謂其不可乎。今而後。知先王盛時風化所及。莫非常人吉士。隨取而足。有不可勝用者。正本之效。固如是也。而後世每以乏賢爲憂。亦豈無所自歟。序詩者曰。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觀其迹。若不相爲謀。而心之感通。有必然者矣。君天下者。盍致思焉。

采芣篇

臣聞易之咸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人心至于和平。則風俗粹美。不可以有加矣。無以感之。豈能臻此哉。然則何以感之。曰。行遠自邇始。治外自內始。未有其家不可教。而能化行于他人者。故宮闈之邃。風化之樞機也。后妃無妒忌之行。其心既和平矣。衆妾進御于君。不復顧慮。則其心亦和且平矣。夫和平者。人之本心也。宮闈之內。至和至平。皆以有子爲樂。則風化所覃。自近及遠。亦孰不以有子爲樂哉。采芣者。宜子之藥也。采采者。不一之辭也。薄言有之。采而得之也。掇。拾也。捋。取也。結者。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櫛者。以衣貯之而扱其衽于帶間也。衽之可矣。而復捋之。結之可矣。而復櫛之。此心之切。惟恐其不多也。區區微物。以宜子之故。不憚勤勞。多方采取。詩人深探其心。而曲盡其形容之辭。若贅而非贅。愛其風化之美。而不能自己也。夫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道之婚姻。專爲續嗣計耳。婦人無子。將焉用之。故有子之願。尤爲甚切。而世降俗薄。乃至有生子而不舉者。天性之愛。絕滅無餘。何其與古人大相遠耶。蓋樂于有子。人之本心。有子不樂。非其本心然也。古人之心。至和至平。故惟恐乎嗣續之不蕃。後人之心。不和平。故反以生育爲累爾。夫秉彝之初。均此一心。而習俗美惡不同如此。任風化之責者。當如之何哉。詩人觀夫采芣之采。既爲之三詠三歎。而序詩者則蔽以一言。而曰。后妃之美。蓋非后妃之賢。得其本心。則必不能使當時之婦人。亦皆遂其本心也。尊卑上下。皆不失其本心。可謂極盛之時矣。後之爲妃者。要當以是爲法。

漢廣篇

臣聞人生天地之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羣物者。以存是心焉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是心苟存。雖至微之人。足以取重于當世。是心不存。雖貴爲王公。其又奚取焉。漢之游女。可謂至微矣。能正固其守。而人皆愛之敬之。豈非此心之良。天所以與我者。卓然不亂。故發形于外。有足以感動物者歟。喬木者。其幹上竦。非有枝葉下垂。可爲庇蔭也。故不可休息。以女之弱。譬木之喬。若非其倫矣。然端方不撓之操。似之。此所以爲古之賢女也。以喬木爲未足。而復有江漢之喻。泳潛行也。方。棧之小者也。漢不可以潛行。江不可以棧濟。此女之不可求也。區區女子之微。人皆得以輕侮之。今乃如漢之廣。如江之永。不可褻瀆如此。豈不賢哉。心慕其賢。而于錯薪之中。爲之刈楚。以秣其馬。刈蕞以秣其駒。致倦倦之意。庶其降以相從也。而終不可從。故江漢之喻。復申言之。嗚呼。武夫勃然震怒。無敢當者。而牽于利欲。則撓而從之。今女子之所守。乃剛勁如是。有丈夫所不能爲者。此無他。彼求諸外。所以似剛而非剛。此得之心。所以至柔而能剛也。夫莫剛于人心。嗟來之食。寧死而不受。非不愛身也。此心卓然而忘其爲身也。江漢之游女。可嘉可尙。惟此心之不昧爾。非盛德之君。躬行于上。表正斯民。皆有士君子之行。豈能臻此哉。彼習俗薄惡。男女淫奔。恬不知愧者。亦其君使然爾。然則人君之一身。誠風俗美惡之所自出歟。

汝墳篇

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子之心。一于親而無他者。謂之孝。臣之心。一于君而無他者。謂之忠。故大

雅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心一而不雜。凜凜乎如上帝之鑒臨。豈敢有他哉。汝墳者。汝水之岸。其高如墳也。條枚者。枝與幹也。調飢朝而未食。其餒最甚也。條肄者。今年斬之而來歲復生之木也。夫行役于外。而妻躬采薪之勞。職當然也。念其良人。而有如晨朝之飢。何其切哉。蓋至于踰年之後。而有不我遐棄之語。乃知其初念之至切者。憂其去而不復返也。古人奉君命而行。則不敢顧其身。履險犯難。有死之道。而不遑自恤者。以臣之事君。大義所在。不可少虧也。向也。憂其棄我。今也。喜其既見。上能承君命。而下能保其身。則不棄我而死矣。此婦人之所以自慰也。遠役之苦。如彼魴魚。至于尾赤。可謂勞矣。王室之威。如火烈烈。可謂酷矣。人情至此。不能不怨。然忠臣之心。其可怨乎。父母孔邇。所以寬譬之也。紂雖酷虐。而西伯方行仁政。有父母之恩。可恃以安存也。嗚呼。天下之達道人。倫而已。人倫之外。焉有他道。勉勵其夫。事君盡忠。則夫婦之道篤。而君臣之義亦隆矣。一詩之中。二美具焉。此所以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也。風化之美。陶冶薰蒸。能使爲婦人者。此心昭然于義理。如此。是之謂善化。後之君天下者。可不鑒觀于此哉。

采蘋篇

臣聞祭祀之事。古人之所甚重也。人孰不奉祭祀。而可以奉祭祀者。實難。是必洞洞屬屬。精一不雜。有以契夫鬼神之心。則可以行此禮矣。邦君之配。國人所尊。謂之小君。其職甚不卑也。而所謂職者。非有他事。惟曰奉祭祀。是爲稱職。不足以奉祭祀。則失其職矣。然則夫人者。可不職思其憂乎。蘋。皤蒿也。所謂澗溪沼沚之毛也。采而用之。有事乎太廟。故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宮卽廟也。物之可薦者。亦多矣。不及

其他而獨有取夫蘋。豈不曰交乎神明者在。誠而不在物歟。誠心不至。雖犧牲肥腍。粢盛豐備。神其吐之矣。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之貌也。執蘋以助祭。而竦敬于宗廟之中。亦足以明此心之不放逸矣。雖然。當祭而致敬。祭畢而忘之。是誠心易衰也。又豈足爲敬乎。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舒遲也。祭義所謂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也。不卽安于私室。而猶遲遲其歸。心足以御其形。而不爲形所役。心不懈則形不倦。故旣祭之餘。無以異于承祭之時也。夫是之謂夫人之職。以祭祀爲職。是以誠敬爲本也。本立則衆美從之。豈不甚可貴歟。嗚呼。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古人純一不已之心。于是著見。與夫斯須致敬。而懈怠隨之。固萬萬不侔矣。而召南之夫人。亦能用功于此。味薄言還歸之語。而想其中心之所存。純一而不雜。此所以無愧于幽明也。其亦國君躬行表正之明效歟。

甘棠篇

臣聞人心未易感也。而感人之深者。其惟盛德之君子乎。甘棠之詩是已。蔽芾言其盛也。茂草舍也。拜謂屈而下之。說猶舍也。或曰。說本作稅。言其稅駕于茲也。人之爲政。悅人心于一時者易。得人心于悠久者難。衣食之分人。乘輿之濟涉。非不悅也。而君子則曰。小惠未徧。曰。惠而不知爲政。淺狹如此。又安能使人悠久而不釋歟。召伯誠心愛民。不自隆貴。草居露宿。聽訟于甘棠之下。未嘗任智術。要民譽也。而當時愛慕之後人。追思之。見彼甘棠。以爲所憩之地。而相與共存之。不惟勿伐勿敗。雖屈而下之。亦所不忍。何其入人之深耶。意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斷其是非曲直。無毫髮之差。亦猶臯陶明刑。邁種厥德。而黎民懷

之。凡形于聽訟者。皆是心也。心純乎天。發而爲政。皆與天合。以我之心。感民之心。民之不能忘。由我之不可忘也。周召分陝而治。召伯之令名。得與周公竝傳。殆非偶然者。三復此詩。其得人心如此。豈不偉哉。後之號爲能吏者。率以強敏相尙。慘刻爲賢。民疾視之不暇。豈復有愛之久而不已者。由是觀之。人君之用人。當取夫材之足以集事者歟。抑取夫德之足以感人者歟。誦甘棠之詩。宜知所決擇矣。

繫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二

行露篇

臣聞莫難于聽訟。聽訟之人。顛倒是非。變亂黑白。其情僞萬狀。若之何聽之。然天下萬事不逃乎理。善聽訟者。以理裁之。而孰能肆其欺乎。厭浥者。露濃之貌。所以不敢夜行者。畏露之濡其身也。女以貞信自守。惟恐少有點污。冰清玉潔。克保其身。豈容彊暴之男。得以侵陵哉。明于聽訟者。視其貌。察其言。觀其理之。然否。固知其大節之無虧矣。雀雖能穿屋。而雀實未嘗有角。鼠雖能穿墻。而鼠實未嘗有牙。牙。牡齒也。鼠之所無。故借以爲喻。此言女雖速于獄訟。而女實未嘗有室家之情也。不明者。惑于形似。遂以爲真。而明者觀之。知女之無邪。猶雀之無角。鼠之無牙也。豈可以穿墻之故。而遂謂其真有角牙哉。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女子潔白之操。于是乎著見矣。大學傳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夫惟是心清明。無隱不燭。能使巧僞無實者。不肆其浮辭。此使民無訟之道也。召伯躬行此道。心無毫髮之私。臨民決訟。洞見肺肝。此所謂明于南國也。君天下者。得如斯人者而委任之。天下無冤民矣。嗚呼。偉哉。

羔羊篇

臣聞人臣委質以事君。所食者。君之祿也。然得之而由其道。居之而稱其職。無愧于此心。則雖官尊祿厚。

食之安焉。反是則不安矣。何者？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苟非其道，無其功，而徒食其食，則其違仁也甚矣。嗟來之食，雖死不受，義重于死故也。此詩三章，皆以退食自公爲言，進而入于公朝，有補于國，退而食于私家，無愧于心。委蛇委蛇者，此心無愧，所以舒泰而有餘裕也。羔，小羊也。素絲，所以英裘，紕數絨縫也。總亦數也。曷爲有取于羔羊？曰：禽獸之食，不擇美惡，苟可以飽而已，不苟于食者，其爲羊乎？人或踐之，則不食，稍有塗污，則不食，寧終日飢餓，而不欲者，終不可彊，表裏莫不精潔。古人貴之，故取以爲裘，而又英之以素絲。大夫服之以居，服其服而無愧心，則可以稱其服矣。食其食而不能如羔羊之精潔，將何以稱斯服乎？序詩者曰：鵲巢之功，至聖人之化，始于閨門，而達于朝廷，故在位者，皆節儉而正直也。後之爲人臣者，誦此一詩，豈可不勵其精潔之操，而深以貪濁爲戒？君天下者，觀此一詩，豈可不崇獎夫精潔之臣，而屏去夫貪濁之吏哉？

殷其雷篇

臣聞人與羣物竝生于天地之間，而人所以獨貴者，義在焉爾。義者，理之所當然也。人不知義，則無以異于羣物。是以古人甚重之，一舉一錯，不敢違也。上以是化其下，下以是從其上，如好色惡臭之不可相亂，如東西南北之不可易位，始可謂知義矣。觀殷其雷之詩，何其明于君臣之義歟？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斯者？何人至于斯也。達斯者，離其所而行也。振振，信厚也。夫遠役于外，而其婦思之，聞雷之發聲，而知天之必雨，冒雨而行，不遑自恤，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爲一己之勞，此所以爲信厚君子也。非篤于君臣之

義其能若是乎。召南之大夫賢于常人也遠矣。至于婦人女子。世所難化者。亦明于斯義。豈不尤可貴歟。獨居于家。曾無怨辭。方且美其夫之信厚。而有歸哉歸哉之語。世俗之所謂歸者。夫婦共處。足以相歡也。而此詩所云。非是之謂。奉命而行。事竟而返。有以復命。斯其爲歸也美矣。此人臣事君之義也。可不勉乎。好逸惡勞。人之常情也。男女相悅。亦人之情也。今其爲夫者。知君之爲尊。而不知爲勞。爲婦者。能勉夫以義。而忘其爲悅。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一詩之中。燦然著見焉。此所以爲治古之盛也。嗚呼。休哉。

江有汜篇

臣觀小星江有汜二詩。雖所遇不齊。然其以心感心則一也。小星之夫人。無妒忌之行。加惠于妾媵。故爲妾者感之。安于定分。而夫人之善益彰。江有汜之媵。事忌克之嫡。雖勞而不怨。故爲嫡者感之。悔其前非。而媵之美益顯。然則人心未有不可感發者。曰汜。曰渚。曰沱。皆江之支流也。決復入者爲汜。岐而成者爲渚。鄭氏箋云。爾而爾雅。水自江出者爲沱。江以喻嫡也。汜渚與沱。以喻媵也。之子指嫡而言。歸以言其嫁也。不我以。不見用也。不我與。不見取也。不我過。不見顧也。媵足以備數。而嫡實梗之。不得進御于君。人情至此。扞格也甚矣。旣嫡醜然感悟。媵于是得其所處。而至于相與嘯歌。前日妒忌之心。皆冰釋矣。三復此詩。獨言其始之乖戾。終之和同。而不言其所以至是者。此詩人言外之意。雖不盡發越。而默存于中也。故序詩者。歸其美于媵。而明著其勞。而無怨。可謂察見其心矣。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人不見知。不以爲彼之失。而以爲我之罪。恐懼修省。若無所容。而又敢怨乎。昔者大舜處人子之不幸。不見其爲父。

母之頑闇而負罪引慝。齋慄于載見之時。此韓賁之所以底豫也。其勞而不怨之明驗歟。區區媵女之微。惟能反求諸己。而感格之效立見。此亦聖人在上。道化流行。而當時風俗如此之美也。君天下者。可不原其所自哉。

何彼穠矣篇

臣聞之。記曰。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以是知古人之論德。甚貴夫肅雝也。凡人之情。不失之縱弛。則失之乖戾。縱弛則不敬。乖戾則不和。豈其本心然哉。降衷秉彝。無有不善。肅雝之德。人人具足。然常人既貴而驕。驕而侈然自大。而失其常度。故有縱弛者焉。有乖戾者焉。賢者秉德有常。其身雖貴。其心自若。此所以天稟之良。未嘗少虧也。今以王姬而嫁諸侯。車服之美。止下于王后一等。可謂貴矣。而肅肅雝雝。猶執婦道。其不失夫本心者歟。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何其華之穠乎。豈不肅且雝乎。比之唐棣。比之桃李。既言其容色之盛矣。而又美其車。車非能肅雝也。人有肅雝之德。故見其車者。如見其人也。平王以德而言。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等而言之。不敢自大也。此亦肅雝之義。昏姻之以義合。猶釣者之以絲緝也。味肅雝之言。有無窮之義。婦人而有是德。豈不能相其夫子乎。豈不能正其家人乎。詩之稱周王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君子以是知王姬之肅雝。王者躬行之化。使之然也。爲人君者。豈可不正其本哉。

臣聞有道之時。至和之氣。薰蒸于天壤之間。必有嘉祥。爲時而出。故關雎之化行。則麟應之。此所謂和氣致祥也。鵲巢之詩。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夫得其爲夫婦。得其爲婦。剛柔健順。各適其宜。此人倫之所以正也。人倫正。則朝廷正矣。天下純被聖人之化。而庶類莫不蕃殖。和氣之所感也。春蒐之時。葭與蓬。茁然而生。獫狁與羆。其數以五。而人心愛物之深。于五獫狁。羆之中。各取其一焉。不忍盡殺。以逞其欲也。詩人言之不足。故嗟嘆以美之。而比之騶虞。于生物則不食于生草。則不踐非有。所教戒也。非有所禁防也。是孰使之然哉。天稟如是。無俟乎勉強也。凡有意爲之。與夫根于自然者。等倫相絕。善利之所以分。王霸之所以異。皆由此也。意之爲累大矣。詩人之有取于騶虞。惟其非出于有意也。人之仁愛。亦如騶虞之自然。則王道純全而無虧矣。故謂之成。當和氣充塞之時。騶虞應感而至。而詩人因以比德。大旨與關雎麟趾同符。此正始之明驗也。人君可不推原其故歟。

柏舟篇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于小人在人主之側。蓋小人之心。知有己而已。不知爲國也。知有私而已。不知有公也。朝思夕念。不過于爵位之崇。祿廩之厚。以足夫一己之欲。欲心日熾。則凡可以阿媚其君者。無所不爲。君有過焉。不敢言也。朝綱不振。國勢寢微。知公論之不可追。君子之必見嫉也。則凡可以排擯善類者。無所不至。若此類者。委以一職。任以一事。然且不可。況于常在君側乎。此君子之所以不得不憂。如舟汎然。無所底定。憂之至也。耿耿明也。隱痛也。吾心明知其爲害。而吾君不能遠之。所以痛心也。酒所以供敖遊。

吾非無之。斯心痛切。不暇飲也。鑒之照物。或妍或醜。無不受焉。故茹茹猶人也。小人非我族類。其可入吾心乎。同僚之義。亦有兄弟之親。似可愬也。而往則見怒。其臭味亦殊也。石猶可轉。而心不可轉。席猶可卷。而心不可卷。其正直如此。而又發于威儀。人無得而選擇之。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也。其與小人異趣。豈不遠哉。慍于羣小。爲羣小所慍也。既遇其病。又受其侮。已拊心以憂。故謂之辟。日月明之至也。居諸語助也。今晝夜迭運。而光景寢微。猶君德寢昏。而小人得以蔽之也。心之有憂。如衣之有垢。垢之不去。愁沮無聊。不能奮飛。固其宜也。或曰。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今憂心如此。寧不害于正乎。曰。國家將危。忠臣義士。此心如割。幸其君之一寤。故以屈原之忠。而自沈汨羅。君子與之。未害其爲正也。人主觀此一詩。可不自警乎。仁人不用。小人在側。而使賢者不堪其憂。人君實爲之也。書曰。股肱喜哉。孟子亦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于王之朝矣。夫使賢者皆有喜樂之心。亦人君爲之。今朝廷有道。而忠良之士。猶以當時爲憂。此必有所以然者。惟聖主深察之。

燕燕篇

臣聞天下之事。不謹其始。未有能善其終者。發端之始。害猶未著。故人忽之。積日累月。其惡寢長。遂致于潰裂四出。莫之能禦。且莊公之初。過于有所惑爾。妾巧于求壻。主從而悅之。此亦人之常情也。悅而不已。則溺溺而不已。則驕驕而不已。則僭。夫人既失其位。嫡嗣何以自存。國本一搖。庶必奪嫡。此豈小故也哉。且莊姜無子。載嫡實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則莊公嫡嗣也。其妾有寵。是生州吁。則莊公之庶子也。州吁

好兵公弗能禁桓公嗣立成公賊之戴嬌失所依倚反其宗國此國家之大變也故莊姜深痛之方其上
僭之始姜固已憂之矣然害止于一身故綠衣之序曰傷己而已今州吁敢行無道不君其君國勢將傾
豈猶傷己而已乎燕燕之稱謂己及戴嬌也情義之厚相與追隨可謂昵矣而其序不紊故羽則參差不
一飛則或頡或頽鳴則或上或下未嘗無別也曰泣涕如雨佇立以泣曰實勞我心何其憂之深哉仲氏
任只言其可親可信如周官所謂睦嫺任恤也溫惠淑謹又申言之其賢如此而遭此大變反于宗國安
得而不憂乎非憂戴嬌憂衛國也禍變如此莊公實爲之而嬌不以爲怨且勉莊姜以追思先君辭氣薰
然無一毫忿戾之心此所謂溫恭淑謹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爲國家者觀此一詩而知其終之乖
離皆其始之耽惑盍亦兢兢業業而毋致于極哉

日月篇

臣聞有一言而可以盡修身齊家之道者曰此心之明而已人惟一心不明則昏明則是非可否皆天理
之正昏則好惡取舍皆人爲之私較然如黑白之異色燕越之殊塗也人心豈可以不明哉且莊姜齊侯
之子也不爲不貴矣碩人一詩皆稱美之辭不爲不賢矣爲莊公者禮重而親愛固其宜爾曾不見答而
妾媵是嬖好惡取舍顛倒如此不明孰甚焉此詩所謂乃如之人者蓋指莊公也比之日月尊之至矣而
微有譏焉日月之明無所不照而今也不能致察于帷薄之間能無愧乎逝往也意有所移往而不返溺
于嬖妾而不在莊姜失于古人處夫婦之道故曰逝不古處天下有定理嬖寵惑之則其心亂矣故曰胡

能有定寧不猶言曾不也。心在彼而曾不在我也。三章四章亦以日月爲稱而止言所以出之方何耶。日月經乎中天則其明無所不及初升之明雖明而未遠也。書曰視遠惟明孔子答子張之問明曰可謂遠也已矣。明固貴夫遠也。莊姜之不見答無乃莊公雖明而未遠乎。不深言其過而特微其辭示敬心也。德音天所同得莊公固有是德音矣以不定之故良心轉爲無良甚可惜也。然莊姜不欲常置諸胸中要當忘之故曰俾也可忘。前三章猶有怨辭至于卒章惟曰父母養我不終至此尙復何言所謂報我者亦不能陳述之矣。嗚呼使莊公本心常如日月之明夫婦之間豈至此極哉。君人者觀此一詩心之不明其害如是。可以爲鑒矣。

終風篇

臣聞處順境者易處逆境者難何謂順境人心翕然相應無有齟齬者是也何謂逆境人心悍然不從未易調護者是也。于其易也而順受之于其逆也而思所以處之反求諸己積其誠意盡其在我而已。莊姜不見答于先君又見侮于州吁甚難處也常人之情遭此逆境無不懈怠而莊姜安于所遇惟自傷其無辜而無嫉妒他人之心故序綠衣日月終風三詩皆以傷己言可謂深探其所存矣。風終日而又甚暴喻州吁之虐而見莊姜之柔順則笑侮之猶無逸言小人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也浪放蕩也譴浪笑敖侮之甚矣而莊姜方且哀憐之以爲良心善性人所均稟而淪于惡習顛冥至此良可悼也。霏雨土也昏暮之狀也雖則昏暮感其母之見棄亦有時而惠然肯來也然終不能勝其惡習暫明而復昏所以莫

往莫來也。莊姜不嫉惡，又從而思之，可謂深于愛子矣。悼之思之，所以興其善心，憎之絕之，足以遏其惡念。莊姜于此慮之熟矣。陰而霾，終風且繼以陰雨，不旋日而復霾，亦言昏蒙也。雨雖不驟，重陰未解，故曰噎噎。露雖不作，而相繼不絕，故曰飈飈。皆言昏暮也。人之善不善，明與昏而已。寤言不寐，憂其昏也。願言則噎，願言則懷，欲其明也。願者，善端初發之謂。彼願言則我噎矣。鄭康成所謂猶今俗人噎而曰人道我，此感通之理也。彼願以爲懷矣。如周南嗟我懷人之懷，不忘于心，非不從而已也。莊姜可謂曲盡矣。而終不能轉移其暴虐之行，其下愚不移者歟。然子雖不孝，母不可以不慈。此古人人倫之要。觀是詩者，觸類而長之，則人倫之間，蔑有不可處者矣。

擊鼓篇

臣聞興師動衆，爭地爭城，兵鋒一交，肝腦塗地，甚可畏也。其可輕用也哉。然有國有家者，非兵無以宣威靈，制強暴，故亦不得已而用之。外禦其侮者，爲固圉而舉以仁伐不仁者，爲救民而舉兵。出有名，故罔不吉。何者，人心固以爲當然，操不祥之具，疆民于戰鬪之間，而不與衆同欲，其爲從之也難矣。今州吁以庶孽嫡親，賊其兄，罪固不容誅矣。乃欲以兵力自彊，爲平陳與宋之役，平成也。欲伐鄭而力不能獨辦，故結二國之成，而共伐之。漕邑之城，國之土功也，可謂勞役矣。今伐鄭之師，怨苦無聊，欲爲版築者而不可得，故有我獨南行之嘆。蓋築者猶可以生還，而我則必死，所以忡忡然其憂也。將行之時，與其室家訣別，故其言慘戚如此。爰於也於何而居，於何而處，言無定也。於何而喪其馬，則其兵敗，而人亦殆矣。求諸林下，

若所謂收爾骨者。何其言之悲歟。契闊勤苦之狀也。夫婦之義。生死同之。勤苦共之。此一定之論也。故曰成說。今而不我活矣。說可成乎。洵亦信也。詩人所謂洵美且直。皆信然之辭。向也約言與子偕老。今我先子而死。則變而爲不信也。故曰不我信者。此皆夫婦訣別之語。州吁亦聞之乎。昔孟子論得民心之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安居者人所欲。而州吁故勞之。用兵者人所畏。而州吁彊施之。欲惡皆違乎民。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由是觀之。兵其可輕用哉。雖然。人有疾病。以藥攻之。時有姦宄。以兵伐之。雖湯武之得天下。何嘗不用兵乎。而湯武之舉。順乎人心。故人無不服。此詩所刺。咈乎人心。故人皆怨之。成敗之所以殊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而用兵。人亦何怨之有。君人者。盍亦深思熟講。求所以順乎人心者哉。

凱風篇

臣聞中庸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亦言。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言得失之殊途。未有不自己出者。責人而不責己。則本原之地。用志不篤。見善不遷。有過不改。而感格之至。邈不可冀。修己而不責人。則朝夕思念。求所以齟齬不合者。誰實爲之。積其誠意。自足以感人動物。此得失之所以殊也。昔者舜之事親。難莫甚焉。舜不見其頑。聞而惟極其敬。舜號泣于旻天。負罪引慝。嚶嚶齊慄。形于載見。故雖瞽瞍之不慈。亦爲之底豫。此感格之效也。凱風之詩。其淵源于此歟。凱風云者。南方長育萬物之風。舜之作歌。所謂南風之薰。阜民財者是也。棘難長之木。心發生之初。自凱風之吹拂。其心始長。至于天

天其盛。可以爲薪。非一朝一夕之故。以喻母氏養我七子。自襁褓而至于成人。其劬勞也久矣。而吾母寡居之後。不安其室。人子于此。將何以自處哉。男女人之大欲。當淫風流行之時。漸染惡習。與之俱靡。此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母子之際。人所難言。順從則害義。諫止則傷恩。惟有反躬自責。不以爲母之過。而以爲己之咎。則庶乎其足以感動矣。故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泉之清寒者。能使人甘之。鳥之好音者。能使人樂之。而我獨不能慰其母。是豈母之罪哉。比之凱風。其稱甚美。而寒泉黃鳥之不若。其自責也深矣。負罪引慝。此舜所以爲大孝。而今也。七子之心。契合無間。古今雖殊。人心不異。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也。雖然。子之自責。可謂有子矣。而母之能從。略不見于是詩。何哉。曰。誠可以貫金石。而況于人乎。未有不可感動者。以瞽瞍底豫推之。母之能從。不言而可知矣。觀此詩者。處人倫扞格。皆能反求諸身。始雖未合。終必相應矣。以之處兄弟。則兄友而弟恭。以之處夫婦。則夫和而妻柔。易之繫辭曰。觸類而長之。豈不信然哉。

契齋毛詩經筵講義卷三

雄雉篇

臣聞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大序之說詩所以爲治亂之別也今其軍旅數起大夫久役室家閔其夫之勤勞宜若有怨怒其上之語而辭氣薰然獨有治世之遺風此其故何也曰詩發于人心時有治亂之殊心無厚薄之間上雖失道而詩人不忘其君無異于有道之時又何怨怒之云乎此所謂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雄雉以喻其大夫遠役于外妻以懷安之故不能偕行遂至于阻隔是我自取之也將以誰咎不怨其上而歸咎于己與常情大不侔矣展誠也受命而行秉心無二惟知君命之重而忘其在己之勞是之謂誠不怨其上而稱美其夫其識高矣陰陽之運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日月之往未嘗不來也今吾夫遠役而邈無來期其心亦苦矣然豈可以我之怨苦而怨詈其上哉故卒章之意尤篤厚焉百爾君子泛言從役之大夫也我一婦人雖不足以知君子之德行然此心之善人有所同不忤害不貪求可謂善矣故以臧言之不甘己之勞役而害他人之安居者謂之忤以安居爲可樂而違道以有請者謂之求此二病者常情所不能免而吾夫無之則行役何往而不善雖久勞于外固未嘗不裕然也有夫如此吾亦可以自慰矣其夫聞之豈不益自勉勵乎一時同役之大夫聞之又豈復怨上乎徧告百爾君子蓋所以警之也孔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春秋傳曰宴安酖毒不可

懷也以安居爲戒而不以勤勞爲憚。此君子之德也。而婦人能言之。其亦賢乎。孔子取不伎不求之語。以美門人之高弟。是誠有契于聖心也。讀此詩者。可不自警乎。

谷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無他事焉。惟不失其本心而已。人生而善。天之性也。有正而無邪。有誠而無僞。有厚而無薄。有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所謂本心也。其始如是。其終亦如是。雖歷年之久。不變乎其初。所謂不失也。今觀此詩。何其人情前後之不類歟。谷風。謂東風也。習習。舒和也。陰陽和則爲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皆言其和也。使夫之情常如其始之和協。豈不甚善。而本然之心。易于蒙蔽。久則淫于新昏而忘其舊矣。采葑菲者。不以其下體之不美而棄之。亦猶禮接其婦。不以容貌之改前而薄之。德音相與。偕老以死。人情之厚。約結之深。有如此者。至于行道遲遲。中心有違。則舊室見棄也。水涇濁而渭清。二水相入而不相雜。舊室譬則渭也。新昏譬則涇也。涇雖甚濁。而不能混渭水之清。新昏雖獲愛。而不能掩舊室之潔。湜湜其沚。清見底也。而良人不以爲潔。故曰不我屑屑。潔也。何以知舊室之爲潔乎。梁笱之取魚。所以養人也。夫雖見棄。猶不欲自廢其生養之具。深則方之舟之。淺則泳之游之。黽勉求之。匍匐救之。案此下疑有缺文。美菜之蓄。凡婦道所當爲。非不盡力。非有毫髮之罪。所以知其潔。而疾之棄之。昧于黑白之辨。一至此極。獨不思我始之來。相與安息。情義甚厚。而今日乃如是之薄耶。暨息也。始終不侔。所謂失其本心者。風俗如是。誰實爲之。故序詩者以爲衛人化其上。宣公之罪不可掩矣。由是觀之。爲人主者。可不正其本哉。

式微篇

臣聞人君有志則危弱可爲安彊。苟惟無志則終于危弱而不振。故曰禍福無常惟人所召。趨向一差而天淵不侔矣。吁可畏哉。太王迫于狄人之侵去邠之岐微弱甚矣而邠人則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于是乎肇基王迹而詩人稱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越王句踐大敗于吳棲于會稽者纔五千人爾而臥薪嘗膽念念復讎卒如其志轉危弱而爲安彊豈不偉哉。黎侯失國以狄人之故寓于他邦非得已也誠能居患難之中勵剛彊之志朝夕思念求反其國懲創既往改絃易轍夫豈終不可爲哉而乃卽安于衛國曾無奮發之心豈不哀哉。中露者暴露之謂泥中者泥塗之謂非邑名也。暴露于泥塗之中其辱甚矣而居之不疑此其國之所以終于失也其始也旣以無志而失之其終也又以無志而不能復振是可哀也。嗚呼諸侯有一國者也不善保之則失其國天子有天下者也不善保之則將如之何。故大禹之訓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成湯克夏之後猶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誠以王業之重得之難失之易兢兢業業不敢荒寧僅能自保而已觀式微之詩黎侯一失其國而卑微如是眞萬世人主保邦之龜鑑也。

施丘篇

臣聞之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孟軻亦云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何謂禍國之安榮是也何謂禍國之危辱是也。選拔賢俊惠恤黎元與治世同道斯安榮矣。惟姦儉是用惟暴虐是作與亂世同事斯危辱矣。

黎侯之失國。無乃顛倒是非。以自取危辱乎。方其南面以朝羣臣。威福予奪。無不在我。亦可謂安榮矣。及夫逐于狄人。不能自保。而託迹于他邦。其名雖曰寓公。實與羣臣無異。春秋傳所謂既爲人君。又爲人臣。是也。烏在其爲安榮乎。黎之臣子。當是之時。不能規正其君。迫于患難。則怨他邦之不相恤。他邦信有罪矣。黎侯獨無罪乎。向使黎侯能治其國。任賢愛民。以植不拔之基。則何至于危辱如是。必有以自取之也。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自發。今鄰國之君。託迹于我。而邈如不聞。衛之君臣。其亦不仁甚矣。黎不能自責。衛不能恤難。其失均也。昔者楚王遭閻廬之難。越在草莽。有申包胥者。乞師秦廷。哭聲不絕。秦人哀而救之。二國併力。遂卻吳師。蓋有以感動之也。黎之羣臣。不知出此。惟衛人是責。何哉。雖然。重耳非不賢也。十九年在外。非秦伯納之。則不能自反其國。況黎侯乎。鄰國是責。亦不爲過。此所謂詩可以怨也。孔子取而列之國風。有以也夫。

泉水篇

臣聞禮者。人之大防。所以檢梏此心。不敢放逸也。故書曰。以禮制心。禮之制人。猶隄之防水。不以隄爲固。而驟決之。則潰裂四出。大爲民害矣。不以禮自檢。而輕棄之。則縱橫放肆。淪胥爲惡矣。女子之思歸。人之常情也。然父母既終。無歸寧之道。嫌疑所在。何可不謹。古者女子許嫁而笄。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既嫁而返。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所以別嫌明微。防于未然者。若是其嚴哉。父母猶在。歸于親旁。安慰其心。禮所當然也。父母既歿。兄弟雖我同氣。非有鞠養劬勞之恩。其又可歸乎。歸若未害也。然此心一

縱或至于不保其身。則害莫大焉。漢史所謂。知其非禮而不能自還者。是也。齊襄公鳥獸之行。瀆亂禮經。詩人至以雄狐目之。亦惟姜氏不謹其始。無故而歸。所以至此也。然則泉水之詩。聖人列于國風。豈非所以立萬世之大閼歟。淇。衛水也。泉水猶注鄉邦。我心寧不思衛。故欲與從行之娣姪。議所以歸國者。人情之至切也。宿于泂。餞于禰。記嫁時所歷之地。父母兄弟訣別。今無故而歸乎。雖有姑姊。惟當遣人問訊而已。終不可歸也。然歸心既動。不能自己。宿于干。餞于言。雖思歸衛。所歷之地。將脂輦其車。過臻于衛。又以此事雖名無瑕。其實有害。故復止焉。天下之患。莫大于自謂無害。爲非所當爲。欲非所當欲。其初曰。是小過耳。吾何害之有。積而不止。遂陷于大惡。爲君爲臣。而有是念。則不得其爲君爲臣。父也子也亦然。今衛女檢制此心。知其有害而不敢縱。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肥泉須臾思之切。而禮不可歸。憂懷鬱結。出遊以寫之。此心無一毫之累。可謂賢女矣。茲聖人之所以有取歟。

北門篇

臣聞人不可無志。志在修身者。其德必日進。志在立事者。其業必日廣。仕者所以行其志也。古者朝廷有道。公論著明。德有大小。故位有高下。位有高下。故祿有厚薄。豈有忠良之臣。而不得志于時者哉。今觀此詩。賢者出北門而憂心殷殷焉。言北者。謂背陽而向陰也。陽猶休明之時。陰猶濁亂之世。背陽而向陰。則濁亂可知矣。然當時之忠良。以爲祿之厚歟。則終饑且貧。莫知我艱。其祿固未嘗厚也。以爲位之卑歟。則王事適我矣。政事一埤益我矣。王事厚我矣。政事一埤遺我矣。適我。謂事紛至于我也。埤益。謂厚且增也。

事如此之多。祿如此之薄。若不相稱。然以理推之。是必事繁而位卑。非高爵也。故其祿亦薄。上而君不見知。下而妻子譎我。摧我。居濁亂之世。所遇若此。何以爲懷哉。安于天命。順受之。斯可矣。賢之用舍。關乎盛衰。固有命焉。非人所能爲也。雖然。賢者以此自處。則可。人君以此待賢者。則不可。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乎朝矣。夫悅于任職。而不委之天。治世之事也。君人者。可不盥觀于此哉。

北風篇

臣聞人君之爲政。莫善于寬仁。莫不善于威虐。寬仁則民愛之。威虐則民畏之。愛之若父母焉。畏之若仇讎焉。父母之親。不忍一日離。而仇讎之惡。惟恐其不相遠也。爲人上者。不能撫愛其民。而專以威虐從事。人心豈有不離者哉。人皆去之。君雖與立。則是戕其民者。乃所以自戕也。豈不甚可懼哉。北方肅殺之風。凜乎可畏。而加之大雪。其寒益甚。所以喻衛君之威虐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畏其慘酷。與其所好。相率而去之也。虛徐寬舒之貌。亟急也。只且語助也。若或遲遲其行。則其禍急。言不能一日自保也。次章亦然。至于三章。所謂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則今日之當去。顯然如狐赤而烏黑。無可疑者。理所當去。而遲回不去。其禍豈不愈速乎。人心乖離。一至于此。疾之如仇讎矣。君者。民之父母。而疾如仇讎。孤立于上。國勢岌岌。威虐之所致也。竝爲威虐。則不獨衛君爲然。亦必有同惡相濟者。此所以重失人心也。今仁聖在上。子惠黎元。可謂二矣。而監司帥守。猶有急于財賦。刻剝窮民者。亦有敢行誅殺。害及流民者。此皆不仁之人。爲國失人心者也。人心一失。所係甚大。伏惟聖主哀之救之。以活生民之命。告之戒之。以衰酷吏之風。此

誠今日之急務也。

干旄篇

臣嘗觀孟子聞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喜而不寐。公孫丑問其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優于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曰予旣已知之。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嗚呼若孟子者可謂深知爲國之要道矣。夫使之爲政安危理亂皆由是出。豈徒以一身事其君哉。虛心屈己旁求衆善以自輔其所不逮則可以當此重任矣。自矜其能不復求助忠告蔑聞而諂諛日親則何以治其國哉。今觀干旄之詩衛之臣子何其好善之篤。干首之有旄鳥隼之爲旗析羽之爲旌皆卿大夫之所載也。浚衛邑也。城外謂之郊居民所聚謂之都。城則浚邑之城也。素絲束帛也。卿大夫誠心好善或求諸都邑之中或求諸郊野之外多方搜訪幸而得之則以束帛良馬將其誠意心之篤切形見于此。所以有加而無已也。彼姝者子指卿大夫之姝美也。誠心好善如恐不及其德可謂美矣。故賢者感之莫不曰吾將何以畀之予之告之乎此所以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嗚呼珠玉無蹊而至于前惟其好之爾。難合自重之士有所抱負豈肯輕以語人今而輸寫心腹樂告以善致敬盡禮感之使然也。區區一小國而臣子皆好善當時賢者亦皆以善道告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翕然有濟濟多士之風國安得而不興乎。雖然是有本有原一國之事人君爲之也。一舉一錯之間是非美惡由是分焉。故夫好賢樂善臣子之懿德也而所以任用之者其誰歟。妒

賢嫉能。臣子之大罪也。而所以登進之者。又誰歟。沿流探源。其責固有在矣。此詩人所以必歸其美于衛侯也。人君觀此。足以知爲治之大端矣。

考槃篇

臣聞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以得賢也。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又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賢者抱道懷德。君能用之。則邦家之福。不能用之。則獨善其身。古之明君。深達是理。故求賢惟恐其不及。其或潔身遁世。自放于寂寞之濱。人君必反而自思曰。彼賢也。宜爲我用。而有所不屑。得非氣類差殊。不足以感召之歟。吾進德而不懈。則誠心感通。庶乎悅而願立于朝矣。莊公之先公。是爲武公。篤于好善。能聽其規諫。而厥子弗克遵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此考槃之詩所以作也。考成也。槃樂也。碩大之賢。君不能用。潛伏于澗。于阿。于陸。俯仰無愧。自全其樂。所謂考槃也。矢陳也。諼忘也。惓惓于君。寐覺而言。不能忘也。弗過者。不得過君之朝。弗告者。不得告君以善。三章所陳。久而不已。所謂永矢也。賢者抱負不淺。其君疎而擯之。不得有所展布。怨而不釋。人情之常也。今此詩無一怨辭。而忠愛之意。膠固而不可解。易之否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當否隔之時。賢者在野。貞固其守。而心常存乎君。此則考槃之碩人也。有如是之賢。而莊公不能用。將誰與治其國乎。後之爲人上者。三復此詩。深以莊公爲戒。勤求賢士。毋使考槃于荒野之間。則可以立邦家之基矣。

芄蘭篇

臣聞人君之德莫大于剛健。人君之患莫甚于柔弱。剛健則日進無疆。足以有爲于當世。柔弱則安于苟且。不能少見于事業。智愚相去豈不遠哉。今一介之士苟惟柔弱。則不能自立于鄉黨。況于國君。一舉一錯安危所關。其可以柔弱自處乎。惠公者。宣姜之子。朔也。不彊于爲善。而忍于爲惡。子之得罪。朔實爲之。卽位之後。上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下不能制公子頑之惡。至柔至弱。擁虛器于上。何足以君其國乎。芄蘭者。柔弱蔓延之草也。支枝也。觸所以解結成人之服也。國君雖童子。猶服成人之服。觸則佩矣。能則無有也。凡人或有所長。人皆得而知之。今日能不我知。則是塊然而已爾。芄蘭之葉如佩。鞞之狀。鞞決也。鞞則佩矣。能則不我甲也。天之十日以甲爲首。故事物之最先者皆謂之甲。人亦如是。今日能不我甲。則才不足以高世矣。容容刀也。遂佩遂也。悸帶垂而動也。服飾若是。皆如成人而不見其有能。豈非其所大闕歟。凡人皆不可以無能。而君尤不可以無能。人而無能。其害止于一身。君而無能。其害及于一國。紀綱之不振。法度之不修。人心之不服。國勢之不彊。皆柔弱無能之故。爲人上者可不懼哉。

木瓜篇

臣聞德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德。惠不足以感人者。不足以言惠。古之人所以甚異于常人者。惟其感人之深而已。故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三代而上。人心愛戴其君。久而不能忘者。由此道也。自入春秋。五霸迭興。大抵雜以權術。惟己是利。遑恤其他。而惟齊桓公【案】桓公原本避宋欽宗諱作威公今改正後倣此存亡繼絕。與人同利。猶有治世之遺風焉。今觀木瓜之詩。何其圖報之無窮也。瓜與桃李皆以木言。以別于瓜瓞。羊桃

雀李而已。非難得之物也。投以易得之物。而報以難得之貨。亦云可矣。猶曰。非敢爲報。姑永以爲好而已。言有盡而意無窮。何時而可忘耶。攷之左氏傳。而後知齊之于衛。有生死肉骨之恩焉。衛自榮澤之敗。國爲墟矣。遺民無幾。何以自立。桓公成之以甲兵。遺之以車馬器械。絕而復續。踰而復振。無國而復有國。豈非生死肉骨之恩乎。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此聖人之垂訓。而桓公得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亡。亂離之餘。安堵如故。安得而不深感之歟。或曰。今北敵垂亡。不保朝夕。與衛國敗于榮澤之役。亦何以異。我朝垂德惠以覆護之。使旣微而復振。將滅而復存。可乎。曰。不然也。衛。中國之諸侯也。爲狄人所滅。故霸主不得不救。今北敵。中國之世讎也。因其敗壞。張皇六師。爲復讎刷恥之舉。可也。其可救哉。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此成湯之所以興也。惟聖主深察之。

黍離篇

臣聞。王業之方盛。人皆歡樂而詠歌之。王業之旣衰。人皆愁苦而哀傷之。故大序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觀夫音之不同。而世道之升降。斷可識矣。周之盛也。合天下而歸往焉。故謂之王。及其衰也。名雖爲王。其實相戾。于是降而爲國風。直與諸侯等爾。可不哀哉。京周。卽鎬京。天下之所宗也。成王之營洛邑。取夫朝貢之道里均。有時會諸侯於此。其實仍居鎬京。爾平王懲幽王之禍。畏犬戎之彊。徙于東都。而宗周遂不復至。曩時定都之地。變而爲禾黍之場。周大夫過之。思先王之盛。不可復見。所以不堪其憂也。稷始而苗。中而穗。終而實。蓋注目者屢矣。如醉則甚于搖。

搖如噫則又甚于如醉言其憂愈深也呼天而告之曰所以致此者何人哉不以衰弱之故而虧君臣之義此所以微其辭也嗚呼周雖不競鎬京之地猶在境內而忠臣過之猶悲憂如此況有甚于此者乎我國家建都于汴既九朝矣宗廟宮闕于是乎在靖康之禍鞠爲禾黍非能如東周之在境內神臯未復敵久據之往時朝會之地今爲敵人之居此天地之大變國家之大恥也使周大夫生于今日過其故都其悲憂慘戚之情又當如之何哉平王惟不自彊所以迄不能復西都之盛聖主誠能反其所爲臥薪嘗膽以復讎刷恥自期則大勳之集指日可俟也人情之慘戚將轉而爲歌謠豈不偉哉惟聖主亟圖之

揚之水篇

臣聞人君有剛德則朝廷無過舉夫人君所以臨制四方役使羣動者惟其剛也是非可否之皆當于理先後緩急之不失其序惟至剛者能之不剛則顛倒錯亂當爲者不能爲而不當爲者反爲之矣平王之母家申侯也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幽王隕晉侯鄭伯迎太子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則申侯者乃平王之父讎也悼王室之中微痛讎恥之未刷奮然作興恢張紀綱以正申侯之罪則天王之剛德也讎之不復懷其私恩又從而戍之弱孰甚焉此人心之所以不服也諸侯有難方伯連帥率諸侯以戍之義當然爾王畿之卒僅足以自衛其可遠戍乎平王爲其所不當爲諸侯不服莫爲我用而自以畿卒戍之王室自是而愈卑矣悠揚緩弱之水雖束薪束楚束蒲之微不能流轉以喻平王之不能役使諸侯也彼其之子指當時之侯國言之申甫許皆姜姓故言申而併及甫許焉戍兵無

幾不能更代。未有還歸之日。此周人之所以怨思也。父讎當復而不能復。母家不當戍而戍之。顛倒錯亂。如此。安在其爲剛德乎。嗚呼。居九五之尊。位億兆之上。賞慶刑威。莫不在我。而柔弱如悠揚之水。亦可憐也。君天下者。三復是詩。豈亦勵精求治。自強不息。而深以平王之柔弱爲戒哉。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卷四

羔裘篇

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衣服。所以章德也。天之所命。奉而行之。非以私意與之也。有如是之德。斯有如是之服。常與而不與。不當與而與之。皆非所以奉天命。故古人于是致意焉。羔裘。大夫之服也。濡潤澤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也。英。裘飾也。其服可謂華矣。其人必賢。乃能相稱。不然。則所謂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矣。洵直且侯。信其直且美也。舍命不渝。見危授命也。彥。美稱也。此古之君子。皆稱其服者也。鄭之大夫。所服之裘。非不粲然可觀。而察其爲人。瑣瑣碌碌。非所常服而服焉。詩人不顯攻之。而思古人以寓規警之意。知彼之爲優。則知此之爲劣。所謂辭不迫切。而意獨至也。嗚呼。人臣策名委質。立乎人之本朝。固將有益于國家也。其可無以稱其服乎。人君設官分職。錫之朝服。以華其躬。非徒富貴之也。其可不求夫可以稱其服者乎。三復是詩。深求其義。則君臣之道兩得。不然。則俱失之矣。可不謹哉。

女曰雞鳴篇

臣聞人之一心。警戒則其德日新。宴安則其過日積。故傳有之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中無所主。惡勞喜逸。氣體頹惰。而不能自持。此所以溺于宴安也。況于夫婦之間。尤人情之所易溺者乎。道不足以制欲。志不足以帥氣。惑于淫姣。而不溺焉者。鮮矣。觀女曰雞鳴之詩。何其相警戒之切也。女以爲雞鳴。而士以爲

昧旦雞鳴之時。天猶未明也。昧旦則在晦明之間矣。女又曰。明星有爛。則又未旦也。子其弋鳬鴈以供飲食乎。加者射而中。男子之事也。宜者烹飪不失其節。婦人之職也。枉席之上。人情之所易安。而古之爲夫婦者。皆不以是爲樂。未旦而興。勤于生理而不敢懈。此心清明。不爲人欲所蔽。可不謂賢乎。雖然。家人嗃嗃。與夫婦子嘻嘻者。固有間矣。然不若交相愛之尤爲可貴也。此詩以警戒爲主。而味其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之語。則情意浹洽。歡然無間。琴瑟友之。以寓其所樂。則不偏于嚴矣。嚴以警其怠。和以通其情。豈非尤可貴者歟。抑又有大于此者焉。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固婦人之賢行也。而古人之爲賢婦者。又不止是。今日子所招來而相與爲友者。吾將雜佩以贈之。則其志甚大。乃周南之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用心也。豈非婦人女子之難能乎。夫婦交相警戒。其德日進。遂至于此。非溺于宴安者之所能識也。孔子存此。以爲萬世夫夫婦婦之法。誠用力于造端之地者。可不三復是詩哉。

山有扶蘇篇

臣聞孟軻有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春秋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夫仁賢君子。國之所恃以安彊者也。有之則爲朝廷之光。無之則爲社稷之辱。南山有臺。樂得賢之詩也。曰臺曰菜曰桑曰楊曰杞曰李曰栲。曰杻曰枸曰榆。以喻賢人之衆多也。南山北山之崇。必有生植之物。蔚然茂盛。斯稱其爲山矣。朝廷之尊。必有衆多之賢。森然會集。斯稱其爲朝廷矣。今此詩之大旨亦然。扶蘇叢生之木也。喬松竦直之木也。此山之所宜有者。荷華芙蕖也。游龍紅草也。此隰之所宜有者。賢人之盛。獨非朝廷之所宜有乎。子都者。美

秀之稱。子充者。篤實之謂。狂言其放肆。狡言其險詐。如此而是。如彼而非。如此而正。如彼而邪。豈不粲然黑白分明哉。今子都子充。宜見而不見。而狂與狡童。不宜見而見。則是非邪正。顛倒錯亂。而紀綱法度。頽廢闕。安在其爲朝廷之尊乎。立政之書曰。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書之儉人。卽詩之狂狡也。其意氣似勇決。其言論似開敏。故世主往往惑焉。以爲真可信任者。此國家之蠹賊也。可不芟夷之。屏棄之乎。公論之所謂美者。鄭忽以爲惡。公論之所謂惡者。鄭忽以爲美。狂狡肆其毒螫。而賢者無以自存。尙何以保其邦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雖堯舜之聖。而于此不敢忽。何爲其不敢忽也。似是而非。足以亂真。取捨不當。而禍亂之所從生。故也。惟聖明致察焉。

風雨篇

臣聞所貴乎君子者。不失其本心而已。天與人以此心。至精至明。雖更歷萬變。而秉彝之懿。未始少虧。斯可謂之君子矣。故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其惟克用常人。常者。不變之謂也。窮如是。達亦如是。始如是。終亦如是。是之謂有常。中庸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塞窮也。謂不變窮之所守也。死者。人所甚畏。當死則死。不以爲憚。可不謂之強乎。強立而不反。則可謂有常矣。風雨之作。淒淒蕭蕭。至于有如晦冥。未嘗易其節。物固自有常也。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始正而終邪。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昏。皆不常其德也。皆改其度者也。君子則不然。吾有此良心。斯有此常度。規矩準繩。不可須臾離也。終身守之。不以時之污隆。而貳其心。此人君之所當用也。今鄭國之君。棄其有常者。而用其無常者。此詩人

之所以思見君子焉。未見之時。如在險阻中。既見則平矣。故曰夷。未見之時。如疾痛之在躬。既見則愈矣。故曰瘳。未見之時。此心戚戚然而憂。既見則釋然矣。此所以喜也。嗚呼。君子之未見。與夫既見。人心休戚不同如此。國之輕重繫于此故也。然則爲人君者。豈可不汲汲皇皇求天下有常之士而信任之哉。

子衿篇

臣聞人生天地間。所以異于羣物者。以知有義理而已。義理。人心之所同。皆可以爲善。然無以講明之。則終日昏昏。淪于惡習。與蠢然無識者。殆無以異。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古人病其然。設爲庠序學校。漸摩陶冶。使人心曉然皆知義理之可貴。不爲物欲所遷。則教之功也。嗚呼。是豈可一日廢乎。青青子衿。謂交領也。學子所服也。青青子佩。謂佩玉也。禮士佩璫珉而青組綬是也。士服其服。宜在學校。而逸遊于外。無親師取友之益。安在其爲士乎。縱我不往教。而子亦不來學。雖音問亦不我通。乃自肆于城闕之上。以騁望爲樂。此所謂挑兮達兮也。挑達之樂在外。義理之樂在內。在外之樂。俄頃間爾。在內之樂。生生不窮。而人心不明。昧于取舍。君子安得而不傷之一日。而廢飲食。不免于饑渴。一日而不務學。必放其良心。良心陷溺。將不可以爲人。此其爲害。殆有甚于饑渴者。此所以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雖然。士亦何罪。國君不以是爲急。學校廢而不修。所以至是。然則爲民上者。豈可不以教養爲先哉。

雞鳴篇

臣聞人無常心。由天理而行。則是心常明。爲人欲所蔽。則是心必昏。男女之欲。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溺于

其所愛而忘其爲可戒。則本然之心。日以昏蝕矣。古之人以爲家不齊不可以治國。故必擇賢妃正女。資稟不羣。而教飭有素者。端本于宮壺之間。所言所行。率由正道。朝夕規警。而此心之明。莫或蔽之矣。聞蒼蠅之聲。而以爲雞鳴。見月出之光。而以爲日出。兢兢然惟恐朝臣之既至。而吾君之視朝稍晚。無以慰士大夫之心。不敢以爲細故而忽之也。蟲飛薨薨。東方且明矣。而我猶與子甘寢而同夢。會于朝者。皆欲歸其私家。久俟于此。寧不見憎乎。下憎其上。不美莫大焉。警策昏怠。未明求衣。視朝不失其節。則我與子皆不見憎矣。嗚呼。爲上者。何可不念其臣乎。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勞逸休戚。同然無間。所謂體也。卷耳之詩。知臣下之勤勞。陟彼崔嵬。我馬虺隤。陟彼高岡。我馬玄黃。居宮闈之內。而能體其臣于道塗之艱難。此所謂賢后妃也。今此詩亦念夫趨朝之臣。可不謂賢乎。哀公荒淫怠慢。無道甚矣。此詩不直指其失。而惟以古之賢妃所以警其君者言之。知彼之爲善。則知此之爲惡。幡然自省。能改其過。是亦賢君也。嗚呼。其善格君心之非者歟。

還篇

臣聞一國之風俗。國君爲之也。上倡其下者。謂之風。下從其上者。謂之俗。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倡之者善。而從之者無不善。則風俗日以淳。倡之者不善。而從之者亦不善。則風俗日以薄。齊人之俗。其初未必皆好田獵馳逐也。惟哀公好之。故其下亦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能自己者。還便捷貌也。茂與昌。皆盛也。獸生三歲曰肩。儼利也。藏善也。我謂彼爲還。彼以我爲儼。我謂彼爲茂。彼以我

爲好。我謂彼爲昌。彼以我爲臧。一國之人。好田獵者衆。故猝然相遇。更相稱譽。不能自禁于齒頰之間。其始曰還。曰儼。不過言其捷與利爾。猶未以爲美也。至于曰茂。曰好。曰昌。曰臧。則皆以爲美矣。視田獵馳逐。如蹈仁履義之深可貴矣。顛倒是非。轉移黑白。貴其所可賤。樂其所可憂。人心之昏蒙。一至此極哉。孟軻有言。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古之人君。所以一嚙一笑。不敢不謹者。蓋懼夫少有過差。而國人又將甚于我也。此詩無一言譏哀公之失道。而獨以其習俗之不美者言之。觀枝葉之瘁。而本根之蹶。不言可知也。眞善警其君者歟。孔子存此詩。所以欲萬世爲人君者。謹其好惡。而端其表儀也。卽其田獵馳逐。觸類而長之。凡關於風俗者。皆當致謹。惟聖明深念之。

甫田篇

臣讀孟軻書。觀齊宣王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亦可謂大有爲之志矣。而孟軻則曰。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三復斯言。而後知軻之知本也。夫人孰無所欲。而必顧我之所爲。果足以得此。則可以遂其欲矣。所爲者卑汙淺陋。而欲求光明俊偉之功。其可得乎。襄公以國君之尊。而躬爲鳥獸之行。潰亂天倫。罪固不容誅矣。民事之不修。田獵之是好。觀其所爲。無一合于義理者。此豈足以立非常之功乎。妄意于圖大。而無可以圖大之實。妄意于服遠。而無可以服遠之具。此詩之所以刺也。田甚廣而力不及。則禾稼不茂。而稂莠實繁矣。人在遠而彌思之。則用心徒勞。而事功不集矣。曷不反而自求退而自省乎。此詩人正本之論也。雖然。妄意于大者。遠者。罔非矣。而無志于大者。遠者。亦豈君子之所

貴哉。今觀卒章之意，猶有望于襄公焉。婉兮孌兮，總角卯兮，言童稚之時也。然長之養之，未至于甚久，而突然冠弁，列于成人，理之必然也。然則大者遠者，雖不可以躁求，而亦可以馴致。豈若田甫田之力不及思遠人者之心徒勞哉？觀前二章，則知人君不可以妄圖；觀後一章，則知人君不可以無志。惟聖明深察之。

猗嗟篇

臣聞人君有大德，有末節，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德之大者也。威儀之可觀，技藝之可喜，節之末者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于此有餘，則于彼不足。古之人君，深知是心之不可分也。朝夕念慮，惟躬行是急。惟家齊是務，而薄物細故，皆不暇及。大者既立，小者略之，乃所以全其大者也。魯桓斃于齊，襄夫人姜氏實爲之。既而往來于齊魯二國，曾無顧忌。莊公之爲人子，既不能追痛其父，又不能防閑其母，慙德多矣。而惟修其威儀，精于技藝，爲足以悅世俗之耳目，毋乃舍本而逐末乎？故齊人雖譽之，而實譏之。抑揚趨跽，言威儀也。美目清揚，言容貌也。射不出正，言中的也。四矢之反，既中而復中也。射至于終日，而無一不中，其藝固精矣。而舞則又與樂節相應，故謂之選也。人見之，誰不稱贊？而君子觀之，以爲隱憂。何者？人惟一心，不可以兩用也。役其精神于威儀技藝之末，豈能不妨其大者乎？雖然，射所以觀德，內志不正，外體不直，不可以言中。其容貌不比于禮，其節不比于樂，亦非射之善者。今此詩三章，極稱其善射，于此觀德，孰曰不可？而反以爲刺，不已誣乎？曰：射固可貴也，不追念其父，不防閑其母，人之大倫，乖戾如此。

而獨精于射。豈能掩其惡乎。孔子存此一詩。所以欲萬世之下爲人君者。明于大小之辨。大者不立。其餘何觀。射有似乎君子。且不足貴。況其他技藝。所謂詩可以觀者。蓋如此。

陟謁篇

臣聞安佚者人情之所甚欲。行役者人情之所甚憚也。捨室家之樂。躬道塗之勞。險阻艱于跋履。寒暑切于體膚。父母兄弟。邈焉間隔。朝夕懷歸。不能自釋。此怨譴之所由興。今觀陟謁一詩。不惟不怨。而尊君戴主之心。無異于平居之時。此所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方其離家之日。父則告之曰。夙夜無止。是欲其不敢自息也。母則告之曰。夙夜無寐。是欲其不遑寢處也。兄則告之曰。夙夜必偕。是欲其與儕類偕行也。而三人者之言。又皆曰。尙慎旃哉。丁寧告戒。如是其切。可不謂賢父母兄乎。陟其高山。望其父母兄。不可見。則思其別時告戒之語。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可不謂賢子弟乎。一門之內。長幼尊卑。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可謂達于大義。不蔽其良心矣。爲下者能忠其上。而爲上者可不卹其下乎。采薇東山之詩。序其情而憫其勞。入人之深。淪于骨髓。此所以犯難而忘死也。上卹其下。下忠其上。此所以交通而無間也。今日邊烽未息。征夫暴露。自往年四月。至今年三月。恰一歲矣。盛夏酷熱之時。不容解甲。至于生蛆。隆冬盛寒之際。坐臥被甲。其冷徹骨。糲飯蠶羹。終年食淡。而又驅之戰鬪。豈其所樂哉。念之卹之。聖心之所不能忘也。孰若賦勞還之詩。各歸其故壘。而以其供億之費。募沿邊壯勇之士。人人可用。莫非精兵。有捍禦之實。無出戍之苦。父母兄弟。無復相離。保護鄉井。各致其力。計無便于此者。惟聖主亟圖之。

伐檀篇

臣聞人主之任官不可有一毫之私。所共者天位。所治者天職。所食者天祿。無非天也。豈可以己意參之哉。故書曰。無曠官。天工人其代之。天至公也。代天而行。亦必公其心可也。賢者親之。任之不賢者疎之。斥之。如權衡焉。非有意于輕重。如繩墨焉。非有意于曲直。斯可謂至公矣。宜親任者而疎斥之。宜疎斥者而親任之。安在其爲公道乎。檀可以爲車。爲輪。爲輻。伐之而實諸河濱。此賤者所爲也。今而賢者身親其勞。則失其職矣。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禽。此所謂無功而受祿也。今而在位。在職。則非其任矣。是非顛倒。一至于此。天工之代。豈其然乎。彼君子兮。指伐檀者言之也。得斯人而任之。則不素餐矣。人臣之患。莫大于素餐。非有忠言嘉謨也。非能竭誠盡瘁也。而乘君子之器。食君子之祿。職業之廢曠。政教之廢闕。生民之憔悴。皆此曹實爲之。是豈能有補于國耶。今明主憂勤于上。而賢否混淆于下。尸位素餐者。尙多有之。怠惰廢弛。偷合苟容。國之蠹。民之殘也。擯斥一二。以勵其餘。而擇其不素餐者親之。于是賢士爭奮。姦回屏息。而綱紀大振矣。此當今之先務也。惟聖明亟圖之。

碩鼠篇

臣聞善爲國者。富藏于民。不善爲國者。富藏于府庫。君民一體也。民既富矣。君安得而不富。不藏于民。而厚斂焉。民既竭矣。君亦安能獨豐哉。故有若之言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荀卿言。財貨本末源流。亦以爲本原在下而不在上也。彼魏君者。何足以知此。汲汲于聚斂。而民心日離。是乃自蹶其本爾。貫事也。事其

君者三歲矣。莫我肯顧。言未嘗眷顧于我也。莫我肯德。不以我爲德也。莫我肯勞。不知我之勞也。君不恤其民。民不戴其君。相率而去。遠適他邦。豈其本心然哉。衣食不足。無以自給。其勢不得不爾。鄭國狡童之刺。雖曰不美。猶可言也。今而比之碩鼠。殆又甚焉。君臨一國。國人愛之若父母。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可也。而以碩鼠譏之。不君其君。至是而極矣。聖人存此詩。所以爲重斂之深戒歟。始曰樂土之得所。中曰樂國之得直。固將去矣。而卒章則曰。誰之永號。吾其何之乎。惟有永號而已。言終不去也。君雖無道。而終不忍去。此謂變風止乎禮義者歟。此夫子所以錄之也。

